

| 第一辑 |

教学的魅力

北大名师访谈录

郭九苓◎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0-53

教学的魅力

——北大名师访谈录(第一辑)

郭九苓 主编

G6-2,0-53

G813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学的魅力:北大名师访谈录(第一辑)/郭九苓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ISBN 978-7-301-15944-6

I. 教… II. 郭… III. 高等学校-教学工作-中国-文集
IV. G642.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7016 号

书 名: 教学的魅力——北大名师访谈录(第一辑)

著作责任者: 郭九苓 主编

责任编辑: 泮颖雯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5944-6/G·269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jycb.org>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zy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6 印张 233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序：教书与学习是一个整体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兼教务长 林建华

教育对每个人,对每个家庭,甚至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接受教育是人应该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教育决定人生,决定社会进步的程度。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受到良好的教育,但究竟什么才是“良好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能够塑造一个人的优秀品格,支持一个人健康发展?什么样的教育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文明的进步?

了解、认识教育的规律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教与学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高等教育是中小学教育的延续,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应相互促进。推动教育向前发展不仅仅是老师的工作,也依赖于整个社会教育观念的不断更新。

教育与接受教育贯穿人生始终,都不应该是被动和枯燥的。痛苦的教育无法创造美好的生活,不了解教育的规律就不能很好地实现教育的目的。我们经常会遇到用功学习但成绩总是很不理想的学生,也经常有为孩子学习操心而孩子成绩总是不见起色的家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只重知识而忽视了对学习与教育本身的思考,把知识水平等同于能力甚至等同于未来的发展,这是社会认识一个普遍的误区。学习者的未来取决于他的学习能力、主动精神和思维习惯,而不只是知识本身,综合提高这几方面的能力水平才是促进教育发展的根本方向。

现代大学的发展既要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同时也要符合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北大是一个人才济济,古今中外先进思想汇集与碰撞的高等学府,有很多德才兼备的“名师”。他们是行业的专家,教育与教学的典范,对人生、对教育有着深入的思考。这本《教

学的魅力——北大名师访谈录(第一辑)》,汇集了众多教育大家多年的教学经验和思考,涵盖文学、哲学、历史、外语、数学、物理等领域,除包含教学经验与体会、讲课、作业、讨论等各个环节的教学技巧等内容外,还有大量篇幅阐述各个专业的本质特征,教书育人的普遍思考,学习研究的要旨等。这些老师从三十多岁到年逾古稀,是北大老中青教师的缩影,既体现了北大的传统精神也展示了当前北大教学的活力。相信本书对教与学,对高等教育的发展都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编者的话

教育对于个人与社会都具有重大作用。所谓成功者,无一例外都是不断学习、总结与反思的人;与之对应,不思进取、故步自封是各种错误的根源。也正是因为教育,人类文明才得以延续和发展。

教育对于生存,正如呼吸对于生命。人从一出生就生活在教育和学习的世界之中,但也正因为教育太普遍了,有时我们会像对待空气一样忽视它的存在。似乎人人都懂得教育,人人都懂得如何施教,人人都懂得如何受教(学习)。教育的失败往往被简单地归因于环境。事实果真如此吗?你所教的学生或你的孩子是否愿意与你真诚地交流?你所受的教育是否使你更有信心与活力,更积极进取,更从容面对困难,更容易与他人相处?不幸的是,对很多人来说答案都是否定的。教育已成为我们国家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几乎是每一个家庭的负担。你受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有些做法是适得其反吗?我们都知道教育不能是知识的灌输,但我们还是在用各种知识充塞头脑,使学习成为沉重的压力,并让这种压力完全破坏进一步学习的兴趣。

知识面前人人平等,不同的是你用什么方法获得知识、你获得了哪些知识、你怎么运用你所学的知识。人与人本来的差别是很小的,但教育的不同会使这种差别扩大。人生的选择其实是教育的选择。

教育是微观的、具体的,它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是一个自我生长的过程。知识不是你的收藏品,而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本书由20多篇独立文章组成,是编者在担任《北京大学教学促进通讯》这一校内教学刊物的编辑兼记者时,与北大名师的对话录。本书也是20多个优秀的头脑、真诚的心灵,几十年的思索与经验的结晶。通过书籍与智者对话,也是教育的明智选择。每一个生命都

是无价之宝,每一个人的教育都至关重要。如果有老师、家长或学生看了某一篇文章能有所启发,那么你可能由此开启精彩的人生,幸甚。

让我们共同关注教育,思考教育问题。

郭九苓

2009年5月5日于北京大学

目 录

鼓励争鸣 重在思考	001
-----------------	-----

我的教材在许多问题上,没有提供一种结论性的东西或者准确的答案,可以在考试前背下来的内容。我是有意这样做的。——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

学术理想 家国情怀	010
-----------------	-----

在这个社会现实当中,我们能够在育人方面做的就是多给学生一点理想主义情怀,让他们多读一些书,多思考一些问题,这样他们将来走向社会的时候,还能够多少保留自己的一点人格。这对他的人生、对社会都是有意义的。——邵永海(北京大学中文系)

为人生的美学	028
--------------	-----

来到大学最重要的是叩问知识,而知识是为了使人生更圆满。不能放弃这一本质的东西。要使对知识的探求服务于自己的人生追求。要学会欣赏别人,欣赏自己,欣赏人生中一切美好的东西。——朱良志(北京大学哲学系)

什么是生成学术能力的教学结构	040
----------------------	-----

对每篇论文,我和助教都会认真批改。不管助教怎么换,我都会对他说:你批改学生论文的每一句评语,都可能对学生的未来有影响,你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新的心灵,说他好或者不好都要非常慎重。——张祥龙(北京大学哲学系)

让我们的学生更有智慧	055
------------------	-----

我们过去教的很多内容都是教以前怎么样,而我们实际上最需要教给学生的是:你怎样去分析,判断未来会怎样,你怎样

为它做准备。——陈少峰(北京大学哲学系)

扩展自由选择的空间,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064

学生来上大学不是学一门手艺,而是想通过大学提高素质,使视野更加广阔,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以后可以胜任各种工作。——朱天飏(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创建服务型教学管理,发扬民主与包容精神 073

对于学生,我们的管理的目标也是要把压力变成内在的动力,这样的管理才是良性和有效的。这样也意味着降低了很多教师的压力,减少了教师去天天督促自己的学生的工作。

——张世秋(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主动学习 尊重自己 081

教学首先是要培养健全的公民,其次是在健全公民的基础上,培养特殊的专长,如果为了保证它的特殊专长而放弃对健全公民的培养,只能适得其反。首先要让他们学会去承诺并承担责任,这一素质是很重要的。——张世秋(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敬业 乐业 爱业 087

学生是有感情的,当你真心付出的时候,他会记在心里。如果你一直是敬业、乐业、爱业,他们会受到你的感染。——董志勇(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还原英语文化特质 释放语言学习活力 100

我们很多人,不光是社会上的英语学习者,甚至是校园里的学生,对西方深层的思想文化不感兴趣,这就影响了我们对语言的理解能力,表达时也不到位。——丁宏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倡导语言人文,提升教学效果 108

教语言的时候要特别重视调动学生的已知知识和自己的生活感想。学生一旦感到“有话要说”,就不怕语言出错,这就解决了兴趣、动机问题,然后就可以不断地用文化意义来不断

生成语言表达和形成语言行为习惯。——黄必康(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心血铸就的教学丰碑 130

证明不是靠逻辑,是靠创造,靠悟性。不是说你会逻辑了,你就能发明一项定理,发现一个新的结果。——周民强(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致广大而尽精微,澄其源而清其流 141

数学掌握着我们的基于信息的社会的领导能力的关键,数学教育极大地决定了一个人能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与不能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张顺燕(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从“一杯水与一桶水的关系”说起 149

如果你就一点掌握一个面上的知识,那么你对这一点的讲解就会很生动。——谢衷洁(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锤炼数学思维,紧跟时代步伐 166

只要曾经受过数学思维方式的熏陶,就会遵循观察、抽象、探索、猜想、论证这些思维过程,这样对于学生来说不管以后从事什么工作都是有好处的。——丘维声(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教师是舞台上的演员 175

学数学或物理这类课程,绝对不能在宿舍里拿着一本书像看小说似的那样看。如果不亲手推导的话,很多概念就不能理解,书也会看不懂,很快就学不下去了。——赵凯华(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精益求精,在经典中把握时代 184

现代基础课要反映科学前沿和科学内容,一般老师都做得好。但是把科学的前沿成果,经过研究以后,反映到课程里,成为一个课程的脉络,这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钟锡华(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目

录

教无定法 唯精是道 190

当你讲一些很枯燥的专业理论的时候,随时结合讲一些理论在研究和自然科学中的应用例子,可大大活跃课堂气氛,并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提高教学质量。——刘树华(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兼容并包 夯实基础 196

我教过力学系数学分析这门基础课,刚开始让我教的时候感觉自己如临大敌。为了把这门课教好,我把所有习题从头做了一遍,把所有公式都重新推导了一遍,还比较了好多本国内外的教材,认真消化课程内容。——武际可(北京大学工学院)

一知而十解,游刃有余 206

可以说,没有任何东西,包括基础课,在你第一遍学习的时候就已经懂得很透了。在你后续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你总会发现有把这个问题搞得更清楚的可能性和空间。如果你把这种感觉带到教学中去,你可能会永远享受教学的乐趣。——郭宏(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面向未来的大学教育 227

大学的基本矛盾,就是所谓的“一流学生二流教授”的问题。——寇元(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玉壶存冰心,朱笔写师魂 236

不要不懂装懂,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要敢于在学生面前承认我不懂,然后再去请教。——陈守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致谢 245

鼓励争鸣 重在思考

——洪子诚老师谈文学史教学

洪子诚老师通过自己多年的经验积累,以当代文学史教学为例,阐述了大学文科教育和北大教学传统的精髓。洪老师认为,教学的目的是启发学生思考,掌握研究问题的方法与思路。要全面、系统、理性地看待社会与历史问题,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与洞察力。教师不应该直接去灌输某种结论,而应尊重和鼓励探索精神。

记者:洪老师,您1956年到北大中文系读书,后来一直在北大。从学生到老师,您在教学方面,对北大的历史传统和现状都是很了解的,想请您谈谈对这些方面的看法。

洪老师:我1961年毕业,1962年初就开始正式给学生上课。那时没有研究生,我毕业的时候也就是20岁出头。我开始是教授写作课。“文化大革命”结束写作课取消以后,我被分到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主要从事当代文学史、中国新诗,还有一些专题课的教学。

在教学方面,我与钱理群老师的看法一样,我认为基础课的教学很重要,而且也比较有意思。面对刚进校的学生,我的心情会比较愉快。我认为学生大了以后,有的就油滑了一点儿,对学问那种真诚的态度有点减弱。我从77级开始上当代文学史的课,一直到退休前,教过十多届学生。每次的讲稿我都重写,退休的时候讲稿积累了很多。为什么每次都要重新写讲稿呢?一是因为当代文学史课程变动很大,要处理现实里面的很多文学现象、问题,对当代文学的看法也经常调整,不是那么固定;二是因为从一开始上课一直到退休的时候,我上课都非常紧张,所以要把讲稿非常详细地写出来。我的讲课还比较受学生的欢迎。我从来点名,而且对学生说,你

们要是不满意,随时可以离开,但是不能在堂上扰乱秩序,比如说交头接耳或者说话;如果你觉得这门课程很容易,不听也是可以的。但总体来说出勤率比较高。

一、尊重历史、流派与不同的观点, 注重语境和内在逻辑

记者:文学史这样的课程,不光要了解文学及其本身的历史,是否还要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等一些纯粹历史的问题?

洪老师:当然,因为当代文学跟历史、政治有密切关联,没有办法剥离。比如说“新时期文学”事实上就是怎么阐释“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当然文学也还有本身的“独立性”因素。我相信一种文学的所谓“半自律”的说法。因此,我也不主张把当代文学史完全讲成政治史、社会运动史。

记者: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对人物及作品的评价有很大的差别,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文学史的教学总要碰到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取向问题,洪老师您是怎么处理的?

洪老师:价值观问题是不可避免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谓重写文学史,也牵涉到这个问题。比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20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基本上是革命文学或者是左翼文学史,其他文学或者被遮蔽,或者评价很低。8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文学成为世纪文学的主要线索,左翼文学有的被排除,而从总体上看是被压低了。

文学,包括文学史教学,离不开意识形态、价值观的问题,包括我们自身对文学的看法。哪种文学是好的,哪一种是不够好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文学史的叙述,常常使用一种确定无疑的“真理性”、“客观性”的语言方式,其实,叙述中都包含广义的那种“意识形态性”。但治史者也要有一定的反思、批判意识;包括对自己的反思意识。也就是说,要拉开一定的距离。既要反思将革命文学作为文学主流的那种意识形态,也要质疑80年代以来那种极大压低左翼文学的倾向。我也会有评价,更认同哪一看法,但我主要还是解释这种评价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过去有这种评价,后来又发生颠覆、翻转,这样才能启发学生思考问题,而不是简单接受老

师的结论。比如说,有的老师上当代文学课,可能会直接讲,“1949年以后当代文学发生了……”,然后讲“当代文学”有哪些特点。我则首先提出,“当代文学”是个什么样的概念,为什么把1949年作为“当代文学”的起点,这跟政治、跟整个社会状况、跟20世纪中国文学是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当代文学”是怎样建构起来的。这种提问的方式,也就是在对所谓“客观事实”的平面描述中,揭示事物原本存在的“裂隙”,这对思考问题,可能会有一点帮助。

记者:您的观点我非常赞同,高明的导演不会把电影搞成政治说教,总要给观众留下思考与判断的余地。对历史人物和作品应该有相对固定的评价,不能根据现实的政治需要任意褒贬。您能不能举个例子,在讲授文学史的时候怎么去还原它真正的历史地位?

洪老师:我前面说过,文学评价、文学史地位等,都是属“人”的,由各具不同的文学理想的人做出的。很难说有本质意义的“真正地位”。但是我也主张,不要把文学史、文学评价当作“意识形态”争战的场地。比如对毛泽东文艺主张的看法。自延安《讲话》发表到“文革”期间,毛泽东都在提倡、实践一种“新的人民文艺”。这种主张,包括实践过程中实施的政策,我认为存在许多问题。在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这条路线被认为是最正确的、唯一的。新时期以来,主流观点则大致对这条路线持批判、否定的态度,认为这导致了当代文学的衰落。有的文学史对这个文学现象,就采取一种意识形态批判,或者删削、弃置的处理方式。这种处理方式是有缺陷的。革命,以及和革命相关的革命文学、延安文艺、工农兵文艺、人民文艺,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现象、重要问题。即使我们认为这里面问题、错误很多,也要把它作为一个重要对象来研究,在研究态度上首先应该有一种想去“理解”的愿望。也就是有什么样的历史情境,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主张,它的目标是什么,它如何定义自身,它的历史、现实依据是什么,实行的过程中遇到什么矛盾,陷于怎样的“困境”,等等。简单、笼统的批判、否定,既不符合实际,其实也缺乏力量。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说,研究问题不能停留在做出简单的否定、肯定的判断,而要考察对象产生的语境(即它是从什么样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以及它的内部逻辑。对一些作家也是这样,比如对赵树理,不同时期,不同批评家的评价分歧

非常大。影响极大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赵树理评价非常低，带点奚落的口吻。但也有评价很高的。国内的学者不说，日本的竹内好（1910—1977，日本文学评论家，中国文学研究者——编者注）对他的评价就很高。我讲课时分析他的作品，当然有我的评价，但也用许多时间来讲解不同评价各自的政治、文学的依据。

记者：您在教学中试图让学生自己去分析和判断，但我们讲历史问题总是有某种现实的目的或意义，也总会掺杂个人的倾向。在尽可能陈述事实之后，您有没有阐明自己的观点，或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引导，以避免他们出现过于明显的理解上的偏差？

洪老师：严格地说，“陈述事实”就会包含倾向性和评价，也都存在某种意义指向。文学史是历史的一种，本身就是一种“强势语言”。老师肯定有自己的观点，和对学生进行“引导”的内在意图。但是我把自己的位置摆得比较低一些，有时候对问题判断存在犹豫，所以不见得都能提出非常明确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我会介绍有什么不同，或有差别看法，自己比较倾向哪种看法，供学生参考。当讲到我的看法的时候，如果时间允许，也会讲到我这个看法形成的过程。一般来说，我觉得北大的学生有很强的理解能力，有的学生也善于思考。这样的讲述方法，在启发、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上，是有效的。我想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要求学生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事实上，在文学史问题、作家作品评价问题上，我们总是存在许多分歧。在涉及个人体验、感受的文学问题上，老师和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存在差异应该被看成是常态。

记者：观点不同的学生，我觉得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学生可能确实进行了独立的思考。学生的观点可能跟您不一样，但是他也有理有据，论证很清楚。我觉得这个大可以宽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学生确实带着一种自己先天的偏执情绪。人文学科大概很难避免这样的问题，里面可能涉及比较复杂的人性、信仰与民族方面的因素。

洪老师：是这样。遇到这样的学生我都是尽可能从他的角度去理解他的感受。有时候这里有一种情绪的发泄，其中也有它合理的一面。但也不是说对这种明显的偏执、错误的观点坐视不管，还是要给予引导，让他明白问题所在，走更理性、更健康的道路。但我的

这种努力,不一定取得成功,也有不少失败的例子。

二、独立思考的“北大精神”

记者:北大一直被赋予某种使命,即肩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您在教学方面有没有在这方面对学生有所引导呢?就是说让学生认清自己的社会责任。

洪老师:虽然我觉得北大学生、老师大多很不错,但我没有非常明确的这种“北大意识”。我从内心认为,另外一些偏远、不知名大学同样有出色的老师和学生。他们有的时候受条件制约,能力的发展受到制约。我对北大的认识,可能跟我长期生活在这里有关系。我接触过许多从别的学校来的访问学者、进修教师。他们有一种对比,所以对北大“思想自由”的特点比我印象深刻。而我们有时候可能更多看到它的问题。我想,北大的传统之一,就是不要整天看到自己的光明、荣耀,更要看到自身的问题,有一种危机感。所以我警惕在学生中宣扬本来已经很强烈的优越意识。

当然,北大确实有它的不可替代的特点,这就是独立思考的精神,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呼应社会某种潮流的独立性,和在教学允许发表不同见解、自由讨论的整体氛围。在我们生活的语境中,这是很难得的。这是思想、学术创新的来源和保证。我上学的时候,马寅初校长的这种在风起云涌的,看来无法阻挡的潮流面前的沉稳,他的独立性,就是北大的精神、标志。

三、从学生思想中汲取精华,教学相长

记者:像当代文学史这样的课程,讨论与交流非常重要,您是怎么做的呢?

洪老师:大课就没有办法讨论了。基础课都是大课。即使一些高年级的选修课,研究生课程,人也很不少。在北大最后一次上课,是2002年秋天上“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问题与方法”。原来是给当代文学研究生开的,估计二十多人听,也准备讨论。但结果总是一百多人。但我也有一些采取限定人数方法的讨论、研究型的课,如开

设过“近年诗歌细读”课程，在教研室上，效果比上大课好得多。这一课程解读 20 世纪 90 年代一些重要诗人的作品，由一两个学生事先准备，提出必读作品、参考书目，由他们做专题发言，然后讨论。讨论很踊跃，而且有激烈的争论，有时还吵起架来了，互相拍桌子。我在课上主要起一种引导、串联的角色。这并不是降低教师责任，实际上压力可能更大。讨论课其实对学生更好。90 年代初我在日本东京大学待过两年，专业课基本上都是小课，尤其是到高年级。但我们这里可能没有办法，基础课、选修课人总是那么多，只能满堂灌，不可能展开讨论，展开师生之间的对话。

另外一个教学感想，就是要尊重学生。既然是教师，肯定有许多地方，特别在某些知识积累、对问题的思考上，比学生高明。但不少学生有自己出色的见解，他们也经常会提出与你不同的意见。对这些观点，不能轻视。北大有很多优秀的学生，有些看法，包括看问题的角度、方法，是你没有想到的。尊重学生，而且把学生有些合理的有益的知识吸收进来，在课堂上和学生一起磋商、消化，也应该看做是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您能还记得具体的例子吗？

洪老师：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朦胧诗”讨论热潮的时候，对北岛、舒婷，对“朦胧诗”的总体特征的好的描述、概括，是学生提出来的。在 1983、1984 年，他们也比我更早敏锐地感知到“朦胧诗”向“第三代诗”的转换，指出诗歌从社会、政治激情表达向着日常生活细节偏移的迹象。他们对一些作品，一些作家、诗人的艺术特征的把握，常让我深有启发，这样的例子真的很多很多。1983 年我上“当代诗歌”课的时候，骆一禾当时是中文系四年级，也来听我的课。他说请我辅导他的本科毕业论文，但其实我一次也没有辅导过他。他交给我的《北岛论》有将近四万字，分析北岛诗歌，也论述他对诗的理念，确实非常精彩。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我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样的论文，也没有他那些有启发性的论述。可惜的是，这位优秀的诗人、诗歌评论家，1989 年因为脑血管破裂去世。我想，老师在平时，在讲台上，不要总是摆出一副导师的架子，这样可能更好。当然，我虽然有这样的意识，但我的性格有很大弱点，学生总是反映“怕我”。所以，这方面其实没有做好。